

<<又见废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又见废都>>

13位ISBN编号：9787229048785

10位ISBN编号：7229048788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楚姜

页数：2584

字数：26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又见废都>>

内容概要

当城市生活变成焦躁与强迫症的温床，
无法自愈的我们如何去相信爱情的永恒？

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国经历了最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
许多人的心灵，却在迅速变化的城市表象里，找不到出路和归宿，陷入了精神的围城。

小说记录了导致各种心理病征最为高发的时代，一群都市70后女性的爱情、婚姻、家庭、职场、事业以及精神世界，可谓当代社会白领阶层的情感报告与心理病案。
情感饥渴、爱无能、谎言、妄想、幻视幻听、暴饮暴食、习惯被精神绑架.....故事弥漫着深重西安气息，其实不过一段假语村言，因为它可以在任何城市发生。

如果城市是一种病，那么很不幸，我们很多人，正是生活在其中的病人。

<<又见废都>>

作者简介

楚姜本名张春燕。
西北大学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心理学硕士，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生于湖北，长于西安，现居北京，故兼具楚人的浪漫情怀、秦人的朴素风格及京华的大方慷慨。
资深媒体从业者，多年来潜心研究当下都市人的心灵困境。

著有散文集《华丽之缘》。

Email:chujiang029@gmail.com

<<又见废都>>

书籍目录

目录及配诗歌

第一章 都是病人

如果那个雪国是你的
那条小径一定是我的
你所看见的山是我的海
你所看见的路是我夜以继日建筑的海底秘密隧道

第二章 谁主宰我们的灵魂

那个神秘的咒语
足以令江上的风帆远航
也足以致岸边的小舟覆没
我守口如瓶我的咒语

第三章 谁进入我们的身体

我就是在那个黎明第一次见到你
我假装已经长成一个女人
你抱住我
像曾经抱过我一千次
若爱应该拥抱开始
为什么不以拥抱结束

第四章 一个漂亮的女疯子

我出生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山妖
爱从来不在我的双手间
爱更不在我的唇边
当我抱住他的身体
当我轻轻对他的嘴唇吹气
白天和黑夜忽然颠倒

第五章 人质的午夜梦游

你牵着我的手
我笑的时候
樱花落了一地
我的名字
是个叫理论家的傻子

第六章 第一千零一个黑暗的夜晚

在所有的光明之前
神已经许诺
我们必须还要在黑暗中沉默
还要在明亮的对面
再住三个十二年的轮回

第七章 那所叫子宫的房子

我未转身
你已离我一万光年
像南方故乡河流中的水草
偏偏在梦中
纠缠我童年的赤脚

第八章 孤独才是最可怕的病毒

分别太多年

<<又见废都>>

会不习惯接情人电话

抱柱痴望

长安太长

诺言守过头就成了笑话

第九章 肉身在地上

一个头发被风吹得是是非非的女子

从夜露的城墙走过

想念是天上的瘦月亮

忘记是水中的胖月亮

第十章 都是异乡人

你喜欢说大雁塔和小雁塔

是飞鸟铭记的痕迹

你喜欢在悲伤的时候微笑

说这样才像个人类

去年的那只小山妖

今年还迷路在长安

第十一章 坐看云起

倒掉一杯酒

喝掉一杯酒

春天有百合

秋天也有百合

夜半无人

何处私语

第十二章 各行其道

妥协或者投降

不是三月的旗帜

左边或者右边

不是我想念你的位置

只有一朵叫唯一的花

才是心灵的坐标

第十三章 旷野的两端

星空寂寥

长河渐落

陌生的山谷芬芳

出走的国王

终将死亡在梦想之国

第十四章 相逢

当雪花忍不住哭泣

那一定是在告别的尘埃里

亲爱的女孩

这是天赐给你的夜色温柔

除了，春天不要沉没

我别无所求

第十五章 直到死亡夺去我的生命

思念只能熬成思念

记忆却能篡改记忆

余生若有爱

<<又见废都>>

终有一天
我会成为一个画家
画下你来时的样子
画下你离开的样子
直至白发如霜
直至碧落黄泉
尾声

<<又见废都>>

章节摘录

第一章都是病人 1 假如疾病可以自愈，那理论上时间应是最好的良药。不过这样的理论一般只对一部分人有效，对另外一部分人则完全无能为力。最可怕的是，疾病具有某种超能级记忆力，被寄居者以为它痊愈了，它却不时再度发作，百折不挠地变换面目骚扰并折磨它的主人。

眼下，真是难以置信，她，一个有着体面工作的职业女性，正在苦苦哀求一个既没有工作又没有固定住址的男人留下来。

“我知道你惯于欺骗撒谎，擅长花言巧语，你其实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唯一爱的就是你自己！我当然清楚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浪子，但我爱你，为此我可以假装不知道你在离开我时做了些什么，即使你和我的大学同学田桑子有染，害得她为你流产，我也可以不在乎……不要再离开我，因为我迷恋那些甜言蜜语，甚至迷恋你对我的精神绑架……”罗敷语无伦次的抱怨显得又软弱又虚张声势，左思的突然出现让她的狂喜战胜所有理智，留住他，虽然不一定可以成功，但她总得为自己努力争取点儿什么。

“宝贝儿，我现在就可以承诺：我永远不离开你，我爱你比任何时候都更多，我比你自己想象的还要多一百倍地爱你，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选择！”

左思的言辞犹如舞台剧台词般动人，几乎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无懈可击地征服了她。他的眼睛似笑非笑，他的牙齿在她眼前明晃晃地闪耀着贝壳一样的光泽，她本想闭得紧紧的双唇，在他的进攻下，快速地缴械投降，她的身体，先从一个细胞开始陷落，再是大片组织地失守。

每当她以为自己对左思有了抗体的时候，只要他出现，这种抗体就会立即销声匿迹。在苍茫无边的大海里，她并没有成长为风雨中翱翔的海燕，而仍旧是一只见到食物就马上落下的麻雀。

房间很奇怪，如同黑暗中的洞穴，可以把羞耻和荣耀暂时统统抛进去。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浅薄得不能再浅薄的女人，又忍不住再一次为自己辩解，“我也许可以原谅自己，我不过是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对爱有着异乎寻常饥渴期盼的女人，任何女人换作我都会这么做，田桑子的事情，可能是假的，左思不可能和田桑子在一起，一定不可能……”她在他的身下出了一身的汗，瞬间的身体失重后，一种因为藐视自己而突然生发的挫败感，令她的喉咙“咕咕”地发出了响声。

很快，胃肠里的食物一下子挤到了嗓子眼儿，罗敷飞快地跳下了床冲到洗手间开始了剧烈的呕吐。

离开她的身体之后，他似乎成为了另外一个人。

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他潜心于眼前的电脑，但并非在写作，他在打一款她根本叫不上名的游戏。当然，他平日几乎不跟她提他的游戏世界，那个世界的巨大吸引力，她还不得而知。

对于她刚才的呕吐，他完全无动于衷，仿佛眼前的这个女人，从来不曾和自己有过关联。

罗敷吐出了一大团苦涩的胆汁，灼热的胃酸似乎将她的内脏烧掉了一部分。

她坐在另一张椅子上，默默盘起双腿，注视着他。

有时他夸夸其谈口若悬河，有时则变身为沉默的雕塑，谁也别想听到他的一句话。

她想从这个男人的脸上发现一点儿什么秘密。

然而，他的眼睛茫然无神，于游离中深深划出了一道和这个世界的鸿沟，根本没有注意身边还有个女人。

她忽然明白，她从来不曾了解过他，两人中间，不是隔着一湾浅浅的峡，而是横亘着喜马拉雅山。

罗敷从梦乡中醒来时，房间散发出一种奇异的香味，这让她的味蕾蠢蠢欲动，没错，是莲子的清芬、银耳的软糯、红枣的微甜混合的针对饥饿女人的风情诱惑之香。

而左思正在餐桌前笑意浓浓地等待着她，那是她永远无法抗拒的笑容，“早上好，我的宝贝儿，你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打水为你洗脸。

”她听话地坐了下来，任由他拿起毛巾为她擦拭脸庞，之后他还不忘仔细地为她抹上了面霜。

一切做完，他才盛上了一碗散发着热气的莲子银耳红枣汤，小心翼翼端放在她面前：“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爱你，你知道吗？”

<<又见废都>>

要是你死了，我也绝活不成，你是这个世上唯一不计成败利弊对我好的人，你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吗？

” 她的眼睛湿润了，即使他是个疯子，但唯有她见识过这个疯子的柔情似水。没错，他是一件凶器，尖锐虽不曾置她于死地，但他收起尖锐展示柔软之时，这份柔软，却可以杀死她一千次。

在他反反复复上演的冷漠与热情交织的二重奏里，她坠入深渊，不得自拔。

忽然感觉自己的口腔咸咸的，她无意识地吐了出来，竟然是一颗一颗的牙齿。这些牙齿冷峻地对视着她，她惊恐万状，刚才的一切无疑是个噩梦。

她终于醒了过来。

2 秋天来了，雨滴的淅沥声好像永远不打算停止一样，它伴随着秋风，如交响乐里的大提琴与小提琴互相在向对方倾诉心声，完全不想顾忌这个曾被诸神庇佑的城市。那一年的十一长假，天和地似乎要孕育一个无可名状的怪胎出来，雨整整下了七天，以至于这个向以干燥辽阔为特征的西北名城，连城墙上都长满了湿漉漉的青苔。

在秋天的雨雾中，这个城市的轮廓有了几分形销骨立的意味。

12米，城墙的高度。

15~18米，城墙的宽度。

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

2米，南墙长3441。

6米，北墙长3241米，总周长11。

9千米，9999999块青砖砌成。

这个城市有无数博学多识的男人，他们准确地计算出了城墙的长宽高，背诵起周秦汉唐的历史来天下再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可以比得上。

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可惜造化弄人，历史固执地往前走，这个城市的光荣和梦想再也不可能重回到周秦汉唐的某一天。

这个城市还养育了一批顾盼生姿的女人，她们比男人更善于回忆往事，于是，在这些女人的怂恿下，男人们设计出了更多的仿古建筑。

看样子，不把这个城市所有的空隙填满，这些“好事者”不会善罢甘休。

它曾经是王昭君的汉宫怨，曾经是赵飞燕的掌中舞，曾经是武则天的开箱验取石榴裙，曾经是杨玉环的名花倾国两相欢。

一不小心，就会来到秦二世胡亥的墓地；一个转身，就会靠近王宝钏苦守十八年的寒窑。

走在这个城市，脚步会不自觉地神圣起来，因为这不是走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而是踩在几千年的软绵绵的历史上。

它是大雁塔绿的青苔，它是青龙寺红的樱花。

它是灰色城墙扁的青砖，它是白色天空圆的月亮。

它可能不是最好的城市，但它一定是容易让人托付终生的城市。

这是一家城墙边的小小酒吧，面积不过五六十平方米，里面坐了满满当当的人，算起来，该有二百号左右。

他们中间，有长发披肩的艺术青年，有刚刚下班的如罗敷和暖玉这样衣着精致的白领，有来旅游的外地人，有在西安短暂停留的外国人，有正在热恋的大学生情侣……其中还有一些人神情萎靡，独自在那儿发呆自斟自饮，拍出十块钱要一瓶汉斯啤酒，再拍出十块钱要一瓶汉斯啤酒，喝着喝着，就把自己灌醉了。

有些人醉了以后趴在桌子上像一头死猪，知觉全无，有些人则是又唱又喊，没有人能听清楚他们唱的喊的是什么。

晚上9点开始，酒吧里的三个驻唱歌手准时开始了演出，这家酒吧环境简陋，吸引回头客的其实就是这三个驻唱歌手，很多台下坐着的女客人，都与他们有染，但她们都装作局外人一样看着自己的小歌手在人前演唱。

台上的歌手不过唱了有三首歌，台下的客人们就敲响了手中的啤酒瓶子，更有女客人开始跟着唱了起

<<又见废都>>

来，当然，有一半的女客人都脱掉了自己的外套。

此时，酒吧完全不是刚才的模样，已经分不清这些客人的身份，男人们都挽起了自己的袖子解开了衬衫的第三颗纽扣，而女人们，则赤膊上阵吊带与裹胸齐飞舞了。

很多人在都市被劈为两半，一半栖身于高楼大厦衣饰光鲜有着自己的身份标签，另一半则是流浪在荒岛的孤魂野鬼找不到自己的归处。

如果城市是一个病人，那它一定是人格分裂症，它在白天核裂变般放射巨大的能量，在夜晚却如病菌般消耗柔软的灵魂。

一个男人爬起来站在了桌子上，发出了狼一样的嗥叫，而一个女人则把身体滑到了桌子底下。

其他的人安之若素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没有人关注这两个男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城市，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问为什么，就像不要问为什么城墙上每天都亮着灯、要浪费多少电一样。

酒吧里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热气腾腾生发出一种温暖的假象，置身于其中的人，会暂时有重回母亲子宫的安全感。

你感觉焦虑吗？

你感觉自己在被爱着吗？

你认为自己充满安全感吗？

你认为自己是个身心健康的人吗？

假如此时歌手停下自己的歌声采访客人，台下所有的人肯定会齐声回答：“我们都是病人！”

如果可以化作一阵能轻易消失于人海的风，很多人会不想再成为“人”的形象，都市不适合安放自由和诗意，更不适合仰望天空对月感怀，花自己的钱买自己的醉找自己的乐子，他们愿意。

这儿的人，如果你白天遇到他或她，每一个一定都是好青年，受过良好教育，工作体面。

可是此时此刻，他们都只想放浪形骸，企图借助这样的暂时性精神休克，把所有的紧张和压抑在这个夜晚抛弃。

再说了，如此简陋的小酒吧，有钱人和有闲人，谁个愿意来？

暖玉似乎存心要把自己灌醉，抱着啤酒瓶根本没有放下的意思，她不断地仰头豪饮，还不时看看罗敷，“酒很好喝，你要不要来一口？”

罗敷今天是不能再喝了，两个人都醉了，可怎么回去？

她也不敢问暖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暖玉平素的理智，她想，大概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

果真是罗敷背着暖玉上的出租车，暖玉在车上除了喃喃几声，已经失去知觉，她只能把暖玉扛回家照顾她了。

到了家，暖玉好像是觉得安全了，她开始不断地大喊大叫。

“亲爱的，你快点帮我打电话，你打电话叫夏四琛来，让他来接我，告诉他，我要回老家！”

罗敷叹息一声，暖玉一直不结婚，她知道会有那么一个人，但具体的名字，却是今天第一次知道。

她抱起暖玉，喂她喝下一些白开水。

暖玉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你打电话叫夏四琛来，让他来接我，告诉他，我要回老家！”

罗敷只好问她：“那你先告诉我，你的老家在哪儿好不好？”

“我的老家在洛阳，我要回去，快叫夏四琛来接我，求求你，亲爱的。”

暖玉忽然像个三岁小女孩一样吊在罗敷的脖子上，她不断地用脸蹭着罗敷的肩膀，泪水很快弄湿了罗敷的衣服。

她拍着她的背，忽然跟着她一起落下了眼泪。

“叫夏四琛来接我，我的手机里有他的电话，叫他来接我回家，我要回老家……”暖玉就这么每隔三五分钟重复着这句相同的话，罗敷每隔十分钟喂她喝一次白开水，再隔半个小时扶她上一次卫生间，折腾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凌晨三点，暖玉才睡着了。

暖玉刚刚在上个月做了流产手术，孩子是夏四琛的。

暖玉醉生梦死中的老家，不过是一次幻觉的旅行。

暖玉睡着了，罗敷也在半睡半醒之间陷入漫长的梦境。

<<又见废都>>

3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一生中全部的梦记录下来，由梦组成的光怪陆离的人生，自然比真实的人生更不可捉摸。

罗敷用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牙齿，它们一颗颗的依旧完好无缺，这让她确认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而已。

她无法了解这个梦的寓意，天上有流星快速闪过，那些流星，会不会是她梦中失去的牙齿呢？

左思没有回来，他是真的永远地离开了。

他离开西安时头也不回的背影，如一片离开翅膀的羽毛，在她眼前不断地飞啊飞，忽儿高忽儿低，她想抓，却怎么也抓不住。

她是该拉着左思的手呢，还是该认真看着脚下的道路？

那时候的小寨十字，还没有过街天桥，来来往往的人群几乎要把她挤得消失于人海，她只听到左思说了一句“别唧唧歪歪了，我走了！”

就跳上了出租车，他没有拥抱她，甚至都没有多看她一眼，他走了，如此干脆利落。

以致罗敷回忆起左思离开的情景时，眼前闪过的总是电影的快进镜头。

她抱住自己的双肩，试图用这样的姿势让自己感到暖和一些，但很明显，都是徒劳的。

初秋凌晨的寒意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包裹着她，对面楼顶上的避雷针闪着幽幽的红光，好像是外星人的眼睛。

她起身找了一床凉被替暖玉盖上，暖玉的呼吸均匀多了，又摸了摸她的额头，昨晚睡前滚烫的额头已经恢复了正常温度。

她打算再睡了，于是坐在了阳台的摇椅上，呆呆看着东方渐渐发白的天空。

她曾经有一个叫罗敷的故乡，罗敷是她的老家，那里曾经有翅膀最轻灵的鸟儿，那里曾经有最娇艳的没有受过伤害的花朵。

在这个叫西安的城市里，在最明亮的早晨，并没有最轻盈的飞翔。

她的翅膀，在她离开家乡的那一年，就已经长进了身体里。

她和他曾经亲密无间过吗？

她真的爱过一个叫左思的男子吗？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说过，半年的时间不做爱，身体就得以新生再次变成了一个女孩；有些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伴随着他的记忆就永久消失……他的理论对人真有效那该多好，可惜对于中国女人，这样的技术分析都是徒劳的，他离开了，她的身体还保持着对他的记忆，她的大脑里更有一片区域，无时无刻不在重复播放着他的音容笑貌。

她似乎看到了23岁的自己，那时的她，脸上还有明显的婴儿肥。

那年她受邀参加某个品牌化妆品的新闻发布会。

那是她第一次去深圳，面对大海有说不出的惊喜。

发布会结束，公关公司组织大家去小梅沙，她脱下白天的高跟鞋，换上一双轻便的匡威帆布鞋，披散双肩的长发，扎了一个马尾就出了门。

从大巴上下来，罗敷发现鞋带松了，弯腰准备去系鞋带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别动！”

她一时不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听话地没有动，然后，她身后的人就低下头俯身到了她的脚下，他竟然是在帮她系鞋带！

旁边的同行们笑得各有深意，她一时脸上通红，她并不认识他，不过知道车上的人都是来自各地的媒体同行而已。

系好了她的鞋带，他站了起来，对着女孩绯红的脸轻轻地笑了，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左思！”

他伸出手来。

罗敷眼前还晃动着那洁白的牙齿，故而仿佛是犹豫了一下才伸出手，他自我介绍是广州的媒体人，她对以“西安”作答，他噢了一声，说，“我去陕北神木做过采访的，不过是坐飞机到达榆林转乘汽车去的，没有到过西安，我特别喜欢你们陕北民歌，你会唱陕北民歌吗？”

“你以为陕西人人都会唱陕北民歌啊？”

即使是陕北人，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唱陕北民歌的，我稍微了解一点儿，根本谈不上会唱。

<<又见废都>>

”罗敷笑了。

他们已经走到了沙滩上，众人自动结成三三两两的小团体，罗敷跟随着左思的脚步，任由海风吹散了刚才扎好的头发。

天色暗了下来，灯光下的南海，星光闪烁的天空，分不清哪个更近哪个更远。

面对陌生人罗敷会有一种神经质的胆怯，她所有的话语只在大脑里反复酝酿而无法表达出来，主要是左思在说她在听，左思讲那次他在陕北神木采访的见闻，其实她也没有去过陕北，只在电视中见过一道道沟一道道梁的风光。

他们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她不是那么容易融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她甚至有着一个小女孩才有的羞涩，他静静地注视了她一会儿，想问问她的工作，她的年龄，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她也静静地坐着，刚才为什么要帮她系鞋带？

怕自己显得过分小家子气，于是没敢问。

左思忽然站了起来，大声对罗敷说：“我唱一首陕北民歌给你听吧！”

”

.....

<<又见废都>>

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代陕西几代作家群中，出色的很多。
就小说而言，“陕军”大多关注农村生活在广阔时代的深刻变化。
读这些作品，会对陕西的地理、历史、民情获得很质感的了解。
而关注和表现新世纪都市生活的小说，总体上看，还有极大的开拓空间。
现在，我很欣喜地看到，已有年轻作家开始创作关注当下都市新变化的作品。
楚姜的这部小说，记录了刚刚过去的十年，栖息在西安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年轻人的处境和心态，其中也涵容了她对年轻人的生活现状的体验、观察以及对都市生活的一些思考。
她的写作态度很真诚、积极。
她还很年轻，我期待她能够写出更优秀的作品。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 爱读书爱写字的楚姜，是我喜爱的年轻人。
她的小说讲述她熟悉的年轻一代都市女性的工作、生活以及她们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书中闪现着属于她的个性和灵气，我愿意有更多的读者喜欢这本书。

——著名作家严歌苓 在巨大的城市里，孤独才是最可怕的病毒。
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抵御，但谁又能真正幸免？
伤过一次，终身免疫，这是极少数坚强的女人才能做到的事情，更多的女人，不是死于心碎，而是在忍受不了的孤独中，复制着自己的生活。

——楚姜

<<又见废都>>

编辑推荐

华语文坛两大巨擘贾平凹、严歌苓联袂推荐！

一部当代知识女性的情感报告与心理病例！

最难堪的欲念释放，最难觅的姐妹情长。

最难得的悲悯眼光，最难消的痴缠业障。

客观记录了新世纪这十年西安知识女性的众生相。

如果《废都》描写了古城西安上个世纪80-90十年的西安文化界男性百相，那么本部作品则集中展现了近十年西安知识女性的在爱情、婚姻、家庭、单位、事业以及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

人物形象逼真、饱满、鲜活、生动，特别是她们之间的友谊写得尤其精彩。

深入探讨并思考都市人的各种精神病灶及成因。

也即用故事的方式来讲心理学问题。

社会转型，生存发展竞争，特别是急进中的城市化运动伴随的个人身心焦虑、心理误区和精神盲区合起来就是心理障碍、精神疾病。

当城市变得日趋现代化，泯灭掉的古朴真意是难以挽回的。

华语两大文坛巨擘贾平凹、严歌苓联袂推荐。

<<又见废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